# 晩翠遺稿 三

雜著

Opportunity

曉翠遺稿卷之七目錄

雜著

明倫說

書示諸生

講辨義利示諸生

講喪祭禮識諸子

名六子勸戒說

棲鶴說

采菊說

齊宣王請毀明堂論

序



記

跋

曉翠遺稿卷之七

雜著

明倫說

人之大倫本乎天敘而必待君師以明焉唐虞之敷五教勑五典三代之設爲庠序學校是已惟聖人人倫之至也達而在上則治一時窮而在下則敎萬世其不復作則天下亂焉治者明此而治也敎者明此而敎也亂者不明乎此而亂也治亂之分顧其倫之明不明如何耳存則人也華也一失則夷也再失則獸也可不愼哉五倫惟父子兄弟爲天屬其餘皆人

合然天屬非夫婦不能續非君臣不能全非朋友不能正也親義別序信闕一不得而信之於四者如土之於五行也此又不可不知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乃民彝之天理也理固自在而但不知則體不顯不行則用不著必知行并進而後體用俱明苟欲天下之人明乎此者非聖人得君師之位不能也吁天之生聖人無常而聖人之書亘乎宇宙終不得以泯焉世之爲司牧者盍於是乎取法

書示諸生

學問之於人功用大矣修正身心而至治平變化氣

質而希賢聖皆捨是不得嗚呼其可一日而弛諸蓋厥要有三志之篤見之明行之力是已向上之志不篤則不能百倍其功而未免半塗而廢矣擇善之見不明則不能剖析其幾而竟至千里之謬矣踐實之行不力則不能表裏一致而不過口耳之習矣世之不貴學問者固不足道或有知夫學問之當爲而優游遷延卒無得之於已者只緣陷此三箇科臼也寧不大懼也哉然則當如之何須先以立志爲基礎繼以知行爲輪翼而就聖賢所訓及答問處一一如當日及門親切敬聽凡於日用事物無不覈實體驗俛

首鞠躬馴致其極則何患不到聖賢地位也余虛負生平而發此不遠之言正坐上蔡鸚鵡之譏然此道也天下古今所共公底惟願諸君俾余為前車之戒而猛省勇往做得遠大之器則伯程子所謂不繫今與後已與人者此其非耶請勖之哉

講辨義利示諸生

夫人之生也莫不有形氣亦莫不有心性而或為賢聖或為凡庸何也形氣役於心而尊性者賢聖也心役於形氣而慢性者凡庸也約而言之只在義利之辨不辨而義利之辨已有曩哲成訓請與諸君講之

蓋自虞帝首發人心道心之危微而用功之要惟在精一宣尼論君子小人分以喻義喻利告顏淵克復決以禮與非禮鄒聖告梁惠宋牼其禍福興亾不外乎義利先後論舜蹠之分不過曰利與善之間又謂人之大小在於養之大小此皆天下古今之要言也學者之求入於聖門不患無據矣顧一念之差其始甚微而得失相去終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顚察不可不精辨不可不早濂溪之說幾橫渠之說豫良有以也然曰義曰利奚但以名目求之哉當體認實驗於日用之間也諸君毋有起念試自熟察焉知其發

於形氣之欲則如馭悍馬不使放逸知其發於心性之善則如養美材以致峻茂而銖累寸積久久成立則希賢希聖卽此而在矣不爾而役於血氣良心日喪則動不動便是墮坑落塹而其違禽獸不遠矣此正死生路頭也嗟呼諸生何居焉其慎擇而力勉之哉

## 講喪祭禮誡諸子

人子之於其親事生固大矣然此其常耳送死乃人道之大變於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鄒聖所謂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者此也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凡附

於身體棺槨者必致其誠愼而後庶無後日之悔也至於祭祀先賢有云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蓋祖考與子孫其精神一也齊之日湛然純一肅然警惕而所思者惟其居處笑語所樂所嗜則反乎將祭僾然如見愾然如聞也然則生事葬祭皆必以禮乃可謂孝矣吾素昧於禮而愼終追遠之節十不行一至于今日悔之何及略述前言以誡汝曹寔是厲夜求火之心也汝其就正于有道以資踐履而勿以無改於父道爲口藉焉

名六子勸戒說

名汝以夏鼎夏者大也明也字係汝曹行列不須數演鼎者在易卦義任重之器有實之象也故革物以化質自守以剛中形正體重有以烹飪人之所賴至切者也以此名汝蓋欲汝溫故而知新革惡而從善也人之自持其身如置器焉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可不慎哉至於隨事措宜亦然輕重長短淺深厚薄莫不有法而以言乎奉上率下則篤行其道使羣季傚之如不慎其所行是如鼎之折足顛趾傾覆公餗也其家因其實虛無以奉享祀供食飲烏能免不勝其任之誚哉人生於天地之間其所擔任重

於九鼎當以透石之誠赴湯之勇硬著筋骨下百千之工而事無大小巨細必裁之以中正察之以精詳常戒其有始無終惟專一乎誠敬則其於日用當行之事庶乎其無大過矣石潭夫子曰此身非我私物乃父母之遺氣餘血也豈敢自有其身不盡心於其親乎人能恒存此心則自有向親之誠矣若怠慢輕忽以隳其職則百行無本餘何可及哉非但汝身不修乃忝辱厥先也是豈名鼎之本意也勖哉慎旃

沃乎吾以沃盥之沃名汝也人之洗濯其身固也莫貴乎洗濯其心觀於晦翁釋湯盤日新之義可見也

弟世之人不惟要去身之垢至於冠帶衣裳之垢必澣濯之几案牕壁之塵必拂拭之室堂庭砌之穢必掃除之奈之何方寸之內虛靈洞徹者將淪於千丈渾泥之中而鮮有用力澄治之人惑之甚也然則洗之如何當反求其本而已孝弟是為仁之本也本既立則道可生矣惟不學之人識見茫昧只要將聖賢書熟讀潛究使義理常常浸灌于心則何患乎人欲之不淨盡而天理之不昭明乎哉古鏡重磨之方雲山洗泉之法可見於此矣汝其顧名思義而以盤銘九字為洗心元符焉

鳳靈鳥也翔千仞覽德輝有道則現無道則隱非梧
不棲非竹不食其高潔靈異尚矣古者儀於舜庭鳴
于岐山今則寥寥不聞其奈世道之衰何汝曹雖鷄
鷄微質而勿自棄自晝留心德行用力學問渾身文
章不愧爲人中之鳳則名實可相副矣此余之所望
於汝而名之也蓋窮達自有定分當以孝友耕讀爲
茶飯是務是行而已愼勿沉湎于酒伐性損身至若
夫婦衽席之間人多有褻狎失儀苟使情慾無節禮
敬相失則何能正其家教其子乎凡於飲食衣服居
處等事亦不可强求甘味華侈安逸但免其飢寒與

不病而已則內無不麿之心外抑驕傲之氣也夫然後庶可保先德而不墜歟成立至難覆敗至易而自求多福自作爲孝已有前聖之訓可銘諸心而佩服焉事或有忿懥必禁躁思難入或有毀謗亦反求自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且夫闡善隱惡自卑尊人莫非包容受益之道無遠慮深謀而自持矜伐者是水淵而淺也可不懼哉鳳鳥高翔覽德之義恒須服膺而勿失也

敬非別有物事只是自家一箇心自做主宰常存乎日用動靜之間而主一無適之名也語其功用則並

齊嚴肅而無惰慢之容外面敬也戒愼恐懼而無紛起之念裏面敬也當以己心爲嚴師以邪辟爲讎敵痛抑斥絕而不留根株則天理自存人欲自過也凡於燕居無事時亦惕然竦然常若父師之臨其上淵冰之在其下以至灑掃應對皆然況於孝友睦婣之道舍此何以哉苟或晷刻放之則千里其奔而放肆逸豫之氣識於其外計較利害之念孽於其間事親奉兄之際或不傾愛敬之道異居分產偏愛私藏傷倫敗義者往往有之此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只一血肉之塊與禽獸奚擇哉禮曰毋不敬夫子曰敬身爲

大汝其毋忽而慎之哉
豐之爲卦義明動相資而致其盛大也明足以照察動足以爲剛故君子觀其象以折獄致刑而彖辭勿憂二字程傳以爲盛明廣照无所不及然後无憂本義云徒憂無益但能守常不至過盛則可矣此皆以天下事爲言而亦可作一身一家用何者照情而威姦處盛而誠衰此非最切當處乎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天地猶與時消息也觀於此可知處豐之道矣嘗以滿招損謙受益爲一生勸戒而常存其履薄臨深之戰兢不忘其成立覆墜之難易以儉約自守以早

巽自處居安思危處急思緩接人以和交人以信盡其情修其禮毋自廣而狹人毋恃强而凌人惟以虧行失節爲戒而勿以父母遺身受人侮辱惟以輕財重義爲法而勿以田地之得失亾其心也古人有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而尚可縫也手足斷而不可續美哉言乎汝之昆季不失怡怡之道而互加勸戒照情實斷姦惡則其於豐亨之道殆庶幾乎汝勿忘其名汝之意也

敏於事而慎於言此吾夫子之訓而朱子釋之曰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謹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

蓋人之一身言行相須而言易得過行易得不及聖賢喫緊爲人眷眷之意於此可見矣敏於事之云非特指行事而言凡學問思辨之類包括得盡世之有志于此者其不用十分敏勇之力而可乎然而此非高遠難行之事而只在日用彛倫之間須要自擔得去不可讓與別人也人之所貴乎學不出窮理修身而窮理以讀書爲先修身以事親爲本第言乎讀書則豈可全廢凡務而終日對冊也事至斯應驗其所讀事之已過隨分復讀此非餘力學文之謂乎事親亦非必極滋味而物畢備也當服勤就養以供其職

而一念善惡之閒必思令名羞辱勇決取舍惟日進就則古人所謂爲者常成行者常至者此也茹或行不顧言與不讀書人同一樣子則非惟世俗之所共嗤詆而內省自愧當何如哉然則事不可不敏也吾故名汝以敏乎

### 棲鶴說

人與物各有所止而其止有居處之止有義理之止物之止不過居處如魚之於水鳥之於林是也人之止兼二止如邦畿之止以居處言至善之止以義理言然則人之觀於物也可不反求乎己歟余世居松

林山下而又築一堂地固得美矣因愛松之晚翠而取以爲扁心之好懿有以也但滄桑觸目霜雪積鬓頓覺萬念俱灰深愧一藝無成而捹關鏟身息交絕遊已久矣忽有一老鶴從雲外將數子而來彷徨于堂後松樹之間乃定棲焉余有感于中而曰噫嘻其愛也能愛我之所愛可許渠以同志也其棲也不於山中而特於堂後是認我爲遠害也第其所愛同中有異何則渠之愛愛其形體我之愛愛其志節也雖然渠則擇取同壽之木而能知其所止我則徒愛後凋之美而不能止於善每誦夫子可以人而不如鳥

一語其爲儆惕當如何哉吾聞鶴性警而又知夜半必鳴余于此亦欲自警其惰云

## 采菊說

菊爲花之隱逸尚矣其取用於人亦不一而足苗可菜花可藥囊可枕釀可飲古之人所以籬落畦圃不可一日無者也采東籬見南山是淵明詩其幽居自得世之粗識文字者類能傳誦至若卧龍之才志非具隻眼者看不出我東先賢有詩曰沈冥麴孼非徒爾誰識心懷堯舜期此可謂後世之子雲堯夫也余於此采則采矣麴孼可戒心懷可法也故爲之說以

日誓

齊宣王請毀明堂論

余嘗觀齊宣明堂之問始爲有疑繼而不勝嘆惜也何者戰國之世天下不復知有周而徒尚兵革爭決雌雄回視明堂乃泰山下寥寥一虛堂耳宜乎時人之欲毀而宣王說此毀諸已乎之問欲取決於孟子意者王政之行不無其心也余之有疑者此也當是之時生民之塗炭極矣諸侯能行王政則其勢之易猶反掌也且齊王天資朴實好貨好色之類直告而無隱苟能推此而與民共之則居者有倉行者有糧

固無愧於公劉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罔專美於太王而加之以發政施仁使窮民無告者先被其澤則天下之民歸之如水就下矣文王之治岐不在茲歟明堂之七十二牖將復洞然大開於天下也但為功利所奪而不能反求其本此所以止於齊宣耳可勝嘆惜哉

## 藺相如完璧歸趙論

世或以相如完璧歸趙為人臣之一能事余曰不然在楚則惟善為寶在晉則仁親為寶此皆可法也今秦之視趙不啻若猛獸之於羣羊而相如以區區一

璧爭得失於兩國之間其心雖出於輕身重國究厥事理可謂愛國不如愛璧也假使致命於秦刃所得者只一殉璧之名耳亦足爲士大夫之耻矣况百二兵甲直走邯鄲以逞忿毒則其勢便同泰山之壓鳥卵也宗廟社稷雖欲有一日之保尚可得乎其身不齍而國不攄幸爾徼幸而求功豈人臣盡忠之道乎所以前儒有暴虎憑河之譏也或曰然則方秦之請璧也趙當如之何曰許之如棄視同瓦礫而其償與不償不足恤也只以大禹之不寶尺璧召公之所寶惟賢君臣之際互相勸戒德日新而政日治則千里

之外皆將襁負而至矣豈十五城之可比哉計不出此誠不過乎戰國之士爾

## 漢高帝約法三章論

夫帝王之迭興而爲治也有因有革所因謂三綱五常之萬古不易也所革謂制度文爲之因時損益也考諸唐虞契之敷五教皐陶之明五刑尚矣三代相繼皆因其禮而只有文質三統之異至于嬴秦一自商鞅之變法全棄禮義徒尚功利及於始皇建亥爲正而錯亂天紀焚書坑儒而迷惑黔首刑日益酷而偶語誹謗駢首赤族政日益苛而衡石程書充棟溢

車二世襲位趙高助惡刑者半於道死者積於市蓋
至是而先王之影響滅矣生民之塗炭極矣今高帝
入關之初斷定約法三章餘悉除舊其寬大之德豁
達之度不愧爲海內兆民之父母而宜乎四百年鴻
業肇基於此矣朱夫子謂漢祖有聖人資禀者蓋指
此類而言歟若使加之以學問之力則必於天下旣
定之後廣採餘籍旁求遺賢而伏生之誦孔壁之發
不待於後日矣嘗之二生亦何嘗不至乎當是時也
雖經秦火去聖未遠其禮樂文物庶幾可復其一二
也而叔孫通所制不過乎因秦之襲此誠千古之不

乎豈獨爲漢而痛恨哉

商鞅賞徙木論

信之於人其用大矣夫子既曰人無信不行如車無輗軏又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人之一身以至家國天下信不可一日無也然則商鞅之賞徙木果合於治國之道乎曰否仁有似仁非仁之仁義有似義非義之義此信乃似信非信而反害於信者也何以言之夫信者以實之謂也如有一毫之不實則不可謂之信也爲人君者以至誠御下如烏抱子表裏始終了無些子間隔則中孚之信可及豚魚而民之

信從不待言說矣今商鞅把前日之法掃却無遺將聽一國之民而納諸功利科窟此心已非誠心直道而又恐民之不信也乃以五十金設一香餌魚視釡國之民不仁於其忍之甚也老氏所謂將欲奪之而姑與之者此其非耶且有功不賞無功而賞其失一也彼三丈之木果何用也不過一箇戒欺底物也以此虛僞之物而施賞則其有實功者當加以何賞耶古人云大姦似忠余於此曰大欺似信

## 序

晩翠堂自序

世間卉木其種類有萬而品題者必多以松爲
先者蓋其本性貞勁歲晚猶翠也方春夏之長
養也何卉不美何木不嘉而星霜一變則美者
玄嘉者黃靡不萎殘搖落而惟松鬱鬱自如不
變蒼翠聖人後凋之訓徵士猶存之賦良有以
也吁今世何世桑海變遷天涯地角梯航交通
無人不厭靜而喜動噫吉凶悔吝生乎動動可
不慎乎此義易之大義也顧余賦性迂拙見識
滯陋既無才能技藝又不貴顯榮達則不欲與
時世俱往只當巷居野處耕田讀書爲終老計

故近作一小堂於松間扁以晩翠盖其保晩節貽後昆是本意非敢自多於寧靜者也於是乎撫松柯而盤桓藉松陰而坐卧眄松色而怡顔聽松聲而警耳與松爲忘形交吾未知松是吾耶吾是松耶且吾老矣餘生幾何後嗣來裔能體乃家翁本意如松之長茂毋或羨慕乎早發之花卉則吾家庶無忝厥之歎矣若夫養松成材以需大廈棟樑則吾何敢望也姑書此以示來許

## 送金允明達中序

不見夫播種者乎種雖美矣或未成實則只為虛秕又不見夫掘井者乎井雖深矣苟不及泉則徒棄前功學問亦若是焉不可徒恃其資質之美必須先立課程課程者非全是讀書之謂也凡於正心修身本領工夫與夫應事接物日用云為常常照管過欲存理所資既深則如農之有秋泉之逢源矣吾聞賢者客冬入山讀書己知其材志之美矣今於告歸晏有百尺竿頭一跌不回之慮勉之以此因為贐行之資

六子義庄案序

日長兒夏鼎以一冊子示余曰述息六昆季各割若

干田合成數頃名之以義庄此其案也余披閱良久不覺欣憂交發因以戒之曰此案之名豈非取諸范氏之義庄耶范文正云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吾祖宗視之均是子孫其飢寒者安得不恤乎今日爾曹六人自爾身觀之雖是同父自此而至爾之子孫曾玄則朞而功緦自袒免以下服盡而屬竭矣於是乎近者遠親者疎然一是祖宗之子孫不可以遠近親疎差殊觀也若曰世已遠矣澤已斬矣或有兄飽而不救弟飢弟煖而不救兄寒甚而至於互相爭奪則人慾肆而天理滅矣身且不能保況先業

民

之可守乎言念及此自不禁戰兢怵惕也傳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施奪人能于此反而思之內其本而外其末則自無爭奪之患矣嗚呼世降俗薄見利生貪至於父子相爭兄弟為仇者容或有之可勝歎哉人之常情由義入利易由利入義難嗟嗟爾曹歛於難而慎於易以是傳之勿替引之則庶乎家聲不墜而今吾茂松之成不讓美於吳中之范矣爾曹勉之哉夏鼎曰諾惟恐不堪不敢忘命余書此而弁其卷云

記

## 永慕齋記

齋以永慕名蓋取周詩永言孝思之義也吁人之慕先本於慕親而其孺慕常也苟能終身慕而後可謂孝矣後承於先祖孰不有慕最貴乎其永也我九世祖佐郎公自京下靈既而由靈入茂八世祖聽流公叟移縣北兩世墓宇之建設厥惟舊矣惟六世祖妣四尺崇封在茲儼臨而衆孫齋宿尚無定所誠前世之有志未遑也我叔父進士公刱謀尸事先府君與三從叔永壽氏及我季父董役告功既而多備書籍如李鄴侯之懸牙籤遠聘宿德如呂正獻之延伯強

使諸子姪知有禮義之教而春秋絃誦繼繼相傳焉竊惟吾家垂後之慈念實本於承先之孝思也其於當日命名之本義可謂無愧矣不肖卿修以一言而告諸弟姪曰此齋雖主乎我六世而其墓之所以為墓則豈止此而已哉遠而遡之以侍中公之孝感雪虎眉山公之忠偉夷齊先立其志近而稽之以卧灘公之節義聽流公之文學踵成其美而念念在茲永久勿替則天翁報善之祥無休而祖宗積德之發未艾矣詩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非耶願與交勗而共修焉

## 松溪亭重修記

亭於松林山趾之溪上即我叔父進士公所築也竊惟公氣宇軒昂志量恢宏不屑屑於獨善粤自中身以廕補出試監造歷職技師檢刷未展所蘊見時事日非浩然有歸志菟裘于故山此亭之顏以松溪蓋因所居而寓慕乎歲寒後凋不舍晝夜之義也嗚呼今距公殁殆將三紀矣世刼滄桑滿目蕭然而惟有孤松清溪依舊見蒼蒼然不變混混然不息與亭相上下焉某山吾所植某水吾所游此古人之自感猶然況在吾之於先人乎公之子漢修於卿修情若同

朧每與語及此尤不勝風樹之悲且懼夫遺蹟之久而泯也同心協議謀諸匠石仍舊址增舊制不數朔而棟宇重新焉噫公之當日居處笑語僾然如復見聞而漢修平生一念今可得以遂矣第惟亭外耳末耳有本在內德行是已請勿以丹雘之修謂吾事已了益勉繼述垂諸後昆則可謂本末俱舉而庶斯亭之不朽矣昔潛翁記顏樂亭有曰水不忍廢地不忍荒鄉修於是亭亦云

## 晩悔堂記

夫悔也者自凶而之吉也追咎往過將遷來善之謂

也然過而不悔悔而不改皆屬凶纔悔其行旋已復然是吉而復凶悔而能改未嘗復行是吉而又吉也悔不可以一槩論也吾鄉有一隱士姓賈宋新平知止堂其顯祖也以晚悔自號雖古今異時隱顯殊塗而知止晚悔意義相近古家世德不可誣也早辭舉業躬兼耕讀足不到城市口不說雌黃誠是醇朴謹飭人也余問居士曰悔果指何而謂晚居士憮然而作曰吾平生各悔山積而舉其大者有四耑親在不孝一也少不勤學二也晏求富貴三也教子失時四也此皆追悔莫及可不云晚乎揭諸楣閒將欲使兒

子取爲前車之戒也余聽旣斂衽起敬曰善哉言乎
自凶之吉居士足以當之居士漢鳳其名

錦雲齋記

古今山齋水亭登臨遊觀之樂前後相望而不過乎
風雲月露一時勝槩而已奚足取哉長沙北弓山下
有齋曰錦雲主人閔氏派也其名近世自光山僑居
焉其六世祖三錦翁擁節南服宦成名立爲驪與望
族福蔭未艾簪纓奕葉猗與盛矣此齋之作寔出於
承先裕後之嘉謨顧彼風雲月露之佳景不取而自
足矣鶴汀鳧渚映帶遠近碧瓦翠壁不侈不儉可以

藏修而游息焉第觀扁題蓋以錦翁雲仍爲義也抑
有一說之可備者相州晝錦洛橋青雲自俗情觀之
何等榮耀今主人未嘗有矜眩幾微色深自韜鏟益
修在己之道惟望由是而進克成德業則信乎不愧
爲名門後裔也敢以託名爲榮陳此臆見云

## 三友堂記

武靈高士後松李翁余之晚年心契也家世淳厚以
孝友文學著焉及其二親俱歿尤切風樹之感深念
常棣之樂卜地於所居前月朗山建一堂而扁以三
友蓋取其伯仲季三人友于之義也堂既落要余以

記之余曰維翁之孝之友內而宗族外而鄉黨莫不稱頌雖有文不過贅說奚可哉第益加勉勵期至盡善則陳氏之元季不獨專美於古周雅之壎篪可使復覩於今而非徒爲一家之政亦將有補於季世之頹風矣且聞堂是王臺寺遺址云嗚呼方其寺之建設也棟宇之軒敞樑榭之宏麗想應不下於此堂自以爲千載之固矣一朝荒廢久爲荊棘之所鞠蕪狐兎之所遊走而今焉不寺而堂不釋而儒無乃名山待其主而然耶地之興廢可以見人事之盛衰也然則起斯堂者將何以壽傳不待醵金鳩穀而自有家

計乃楣額第二字也翁以是傳之子子以是傳之曾若玄繼世勿替則庶斯堂之不朽於來永也噫人孰不知昆季之當友而友之者甚鮮可勝歎哉且余恆切終鮮之歎心所願學而不得者也秉彝攸同竊有興感于中畧書如右云三友爲誰康叟康元康烈其名後松栢菴月河其號璿源舊族也

## 松塢亭記

昔人亭館臺榭之樂蓋多有之而各極其趣右軍之蘭亭以[illegible][illegible]修契而傳名醉翁之滁亭以太守自謂而寓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懷山水之樂已成陳跡兩海之東

湖之南叓有匹美者焉古之靈城今之鰲山是已郡之南有星山山之陽有魁奇之士居焉庾谿書其人也其氣實寬其材杞梓而不合時宜晩營一茅棟於考槃之阿以爲菟裘之計自扁曰松塢松之取義豈徒然哉澗畔遲遲躁進可戒谷中蒼蒼歲寒可期於是乎撫而盤桓日哦其閒因與二三同志把爻酒評琴棊乃貽說于平泉花石之上積濟於瀛洲烟霞之間花朝月夕千態萬狀卷而懷之盡爲己有則誰爭子所乎松塢之號不參寥於古人陳跡而自作名亭之主人矣

## 誠慕齋記

誠慕齋達城裵氏墓祭齋宿之所也吁人莫不知祖先之當慕而慕者甚鮮由心之不誠故也苟不誠矣其所謂慕者不過虛文耳爲人後承者可不戒哉裵氏自羅及麗冠冕相承逮于本 朝諱乙璘號淸靖以 太宗師傅屢徵不起有諱世祚號松澗隱德遂學行義夙著自錦城搬寓于茂松之淸川墓在香山後麓負亥原其後孫寢郎仁基常恨墓儀之有闕極力營辦旣具牲石又建棟宇不茅而瓦奢儉得中噫數世未遑一日肯構可謂善繼善述無忝所生而厥

祖之靈必曰予有後不棄基矣若夫登壠瞻掃雨露霜雪皆是非溫非寒之感八室齊戒居處笑語無非如見如聞之思則是慕也非自外來也自誠心中流出也誠之爲貴不其然乎裴君錦澤以其王父之命訪余於寂寞之濱屬以記之余非其人焉容更贅第今綱淪法斁之日有此盛舉足以爲人勸自不勝秉彝好懿之情以一言置諸楣端

## 三愧堂記

堂於長沙北旺峙下扁之以三愧金公鍾海晚年藏修之所也余曰愧非嘉名奚取乎愧公曰吾生平所

爲無非可愧而最大者有三生三事一人之當然底道理而吾於事君事親事師之道未能一焉此吾所謂三愧也余曰善哉公之堂扁也愧之於人固不可有亦不可無鄒聖云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耻此愧之不可無者也傳曰不愧屋漏又曰仰不愧天此愧之不可有者也然則三愧之愧是眞有愧者歟抑無愧者歟請爲主人解之非上智之資孰能無愧而惟自知其愧者甚鮮自知其愧則終身無愧若曰吾行無愧則所行無非愧處矣是故愧生於無愧無愧生於知愧孰知知愧還爲無愧乎伊尹聖之淸者

而一夫不獲則其心之恥若撻于市原憲聖門高弟而猶有問恥則況下於此者豈可不知愧乎且愧有大小此三者愧之大者愧之大者旣知則愧之小者自可無矣公眞可謂無愧者也嗚呼當此狂瀾滔天之日人不知生三之道久矣若聞三愧之名則庶有以知愧而興感也夫金君瀅培與鍾海同隣友而且余之舊要也樂道人善來請其記因書此問答語以歸之

## 香山亭小記

香山居士李氏卿憲其名早辭舉業奬進後學曉搆

一亭扁以香山以今之人襲古人之號驟聞之雖近簡忽然時有古今邇無古今以今香山學古香山有何不可又有餘意居士家近蘭亭蘭在深山不以無人而不香亦不以有人而加香不幾於冥冥不惰行昭昭不伸節者乎懋矣哉香也相與把酒於亭上下視人寰盈野稂莠油油眼目其色可厭茲以揭辭穢于壁

## 碧梧軒記

曾子誦夫子之言曰斷一樹不以其時非孝也此泛指衆樹而言況親之所樹乎余叔父進士公無恙時

植碧梧于亭下一堆地及下世後未免斧斤之侵而
條肄尚存從弟余洪并根移植於是乎起一軒扁以
碧梧請爲之記余曰孝哉吾弟也夫梧美材也人或
舍之而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今養梧一事既不
愧於先聖小無害大之喻矣又其養志之孝思炯炯
於林木之間古人桑梓之敬此其非耶嘗聞琴材最
良者嶧陽之東南孫枝聲甚淸雅君能於此養中和
之正性禁忿慾之邪心進進不已推而上之則樂且
不憂之純孝何患乎不至哉且余堂前有晚翠之松
每風寒月明挾琴相和優成暮年壎篪之樂是所望

也余洪曰唯遂書諸軒

## 玄谷精舍記

牟陽湖右一方之中央也方丈聳出於北仁川縈紆於西其磅礴清淑之氣蓄泄雲霓往往有文學魁奇之士出焉亦可謂山水名鄉也玄谷是南州望士柳君永善之號其先師艮齋翁之所命也君自早年師事艮翁才質清粹學問博洽翹楚乎士林所謂文學魁奇之士非斯人耶憂斯道幾墜肄業無所築一書塾於故山扁以玄谷精舍其旨淵乎美哉谷不深而窈窕泉石烟霞頗有林下氣味廬阜白石庵之儲書

奚獨專美於古也葢守吾太玄此其自修之誠也志乎風浴此其及人之樂也明窓淨几或敬對方冊或酬酌事物此其積中和順之氣發越乎外而出言成章也於是乎一區精舍歸然如靈光之獨存可謂人與地相得也又有一說老氏玄虛卽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者也願使登舍諸生勿爲邪歧所惑而歌幽谷猗蘭之操誦谷中蒼樹之詩知所趨向互加警勵則其爲斯文耿光果何如哉余以是而惟日望之

跋

先祖眉山先生事蹟跋

余嘗讀麗史至杜門洞故事不覺掩卷長吁竊有所興感焉今春之譜吾族也譜中有先祖眉山公遺事公亦洞中七十二人之一也其直道全節炳然如丹扶植綱常有辭萬世第念家乘私耳而一語無過剩國史公耳而一事無違戾脗合無間并行不悖是可貴也嗚呼凡觀吾譜者忠義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況爲其子孫者哉謹次西山感古詩一篇以寓羹墻之慕而尾附焉

## 重峯先生遺集跋

天眷我東諸賢輩出而有遭遇感際協贊朝廷經濟

生靈者有適値厄會冒險蹈刃殺身成仁者時之不同而其道學忠義則一也昔我　宣祖壬辰之變誠我國家一大厄會也于時國家昇平日久雖武備懈弛特以儒化盛行之餘倫綱明於上下禮教浹於骨髓內而宗室貴戚喬木世祿之臣外而方伯連帥草莽巖穴之士莫不杖策勵劍以敵愾爲心而文烈公重峯趙先生以石潭嫡傳學究天人心存民國亂生之前持斧獻疏遠竄關塞亂生之後傳檄募旅赴湯蹈火摧賊鋒破賊陣甚多而不幸錦山之役與七百義士同日幷殉然扶植綱常再延國祚之功則未嘗

不自先生始也先生之道學忠義卓卓乎與山嶽爭高昭昭乎與日月爭明誰敢與盛際諸賢不伯仲視也建設院宇躋配聖廡士林之尊慕至矣國家之崇奬極矣是宜連刊遺集俾家弆而戶藏講服乎先生道學激仰乎先生忠義然後世雖遠而道義不晦國雖亾而民彝不墜矣今日刊役烏可已也胡致堂云讀出師表而無淚者非人情余於是集亦云

## 茂長儒林案跋

國朝五百年文化之治惟儒道是尊而上自朝家下及閭巷莫不躬行而心得焉噫世級之汚隆斯文之

盛衰實在於儒化之興替矣非儒無以修文非文無以成儒故譬諸造室濟川文如棟樑舟楫而儒是梓匠篙師也若無匠師繩墨不中風浪不御莫能就一宇而涉一津然則儒之於世道其所關豈不重且大乎吾鄉雖僻在海陬而亦被聖化之澤自有近古之美俗儒林案二冊是也鄉校是明倫首善之所故一置校宮東齋邑宰是化民成俗之主故一置官閣東軒先輩之所以措置出於開物成務之本意爲後世慮深矣而再去辛丑明倫堂罹回祿之災一鄉文獻盡入灰燼中殆同杞宋之無徵矣其幸存而未泯者

惟官閣所儲故其後戊申冬鄉之章甫鄭公諱冕奎
與不佞祖考諱澤鎭相與謀曰與其待續修而未果
不若謄出一本藏於校宮使鄉子弟謄寫官閣所存
一冊束藏於校宮迄今百有星霜而使後之章甫復
見其遺蹟且使吾鄉猶有存羊之禮皆二公賜也挽
近名教掃地慾浪滔天吾道榛塞故一鄉章甫恐其
失今不修則往蹟愈遠來學無徵輿論齊發收單士
林各門而方擬續增新棨庚斯文熙泰徵余爲跋余
雖荒蕪膠旨不能言其萬一其所以懷舊欽新之誠
秉彛攸同而又不敢孤僉章甫之意故忘僭搆拙以

俟後之君子而但願儒風賴此而蔚興世教由是而不墜則幸矣余將拭眸而望之

龍塢集跋

士君子有卓犖特異之行則雖百世後聞其風而誦其詩者尚能想像而興起之况於并世親見者乎余於鄭上舍龍塢先生承顔覿德熟矣厥後又讀其遺集益知其所未知矣然則其所興感者亦豈後於人哉嗚呼公之德之義其於當時名宰碩輔之所述已盡其畧曰天資鍾靈卽降于嶽性根孝友學遡濂洛戀君之一念如水必東國哀罔極淚隕蒼穹者閔議

進

政派奎所撰碣銘也其曰汲汲乎爲己及物之學以
研究道義爲平生究竟又曰先生之墓草累宿而諸
君子益切高山景仰之思春秋修契于龍塢亭上者
尹參判甯求所撰遺集與仰慕契序也其曰龍塢鄭
先生以孝友德義爲士林推重無仕意歸老林下講
劘道義彬彬文學多出其門者晦堂申公冕休所撰
亭記也其曰茂松一面絕塵淸亭以人名好境成處
士當年修舊德肖君今日繼先聲者趙提學胤熙所
次亭韻也其曰昔有湛齋翁年年七月痛哭卯山世
以爲東方出處獨得其正今龍塢翁之望哭壇殆庶

幾者石田李公炳壽所撰墓碣文也此其大者其餘同鄉章甫之文以誄詩以挽者溢案盈箱不可悉舉噫以閔尹趙諸公之大眼目猶爲推許之如此則後之欲知公者觀於此數者而盡矣以余人微文淺一字一語何敢更贅乎然於私心竊有一興感者吾鄉素是海隅僻邑也當玄黃易處之日幸有龍塢先生以海岳之氣鍾靈而出使後世後學知吾鄉亦有此文學忠義之士出焉則其於扶植世道烏可少補哉然則公之生非徒爲吾鄉之幸抑亦爲斯文之幸公賢胤栘珪亦以孝友行義爲鄉黨推重將謀遺集

刊役過余信宿謹摭其諸君子之所敘述者以尾其

卷云

# 晩翠遺稿卷之八目錄

銘



箴



贊



昏書

墓碣銘



墓表



行狀

愼齋千公行狀

學生金公行狀

# 晚翠遺稿卷之八

## 銘

### 克齋銘 并小序

晋陽鄭瑛直枋挂其名燕居之室扁之以克余曰克之爲字其義不一克已復禮之克勝私之謂也克伐不行之克好勝之謂也剛克柔克之克克治之謂也克勤于家之克能之之謂也於是奚取諸瑛直曰所舉諸條豈敢擬議只於勤家一事竊欲盡心焉耳余曰善哉言乎此一念推而上之何患乎不能上達

於乃爲之銘曰

天理人欲冰炭燕越究厥所差只爭毫髮迭爲消長
生死路陌有進無退孤卒勍敵四勿一旗雷厲風行
不過呼吸區宇廓清仁遠乎哉即此而在本立道生
事親爲大勤家承業皆從這裏進爲世用輔相其治
進退抑揚剛柔適宜上人之心最害自修原憲不行
尼父爲難進而向上庶可希顏顏何余何有爲若是
吾固頑學因勉吾子

硯銘

體重而如山蓋威儀之凝莊口虛而如海亦器量之

恢宏如玉之潤惟君子可與比如砥之平彼小人所共視上面也有理欲局不一過而一存其壽計以世意者是有得於仁

箴

愼言箴

人之一身口是樞機古昔聖賢垂戒防微虞廷告誡與戎出好三緘金人置諸稷廟出其善否千里應違所以尼父特繫繇辭白圭磨玷衛公著抑賢哉南容一日三復君子一言知與不知端木責人嚴切於斯如斯有餘不敢盡焉子思手筆述其所聞凡在平素

不可不愼邪若無道尤當所遜默足以容曷不兢惕

尋常造次以是自勗

贊

傳心梅贊 幷小序

淸陰金先生奉使中國移植大明梅一本於舊居石室山尤遂二先生相繼移培其後金判書興鎭又移於其家故稱傳心梅余以後生不勝興感遂爲之贊曰

大明一梅萬里東來石室巴谷愛惜栽培淵翁賢孫克趾世美先天日月照臨此地獰風虐雪何足關慈

太古春心不待他求香名播聞習次清涼願言膏秣
餘艷敬藏

昏書

長子夏鼎昏書

古者擇德也婿婦之行爲先今其迨吉兮室家之慶
莫大冀垂感念猥修卑辭伏惟尊令女夙承閨閫之
儀四德无缺僕之長子夏鼎尚乏家庭之訓一藝未
成由從伐柯之謀叨蒙連棢之諾卧床坦腹敢有望
於右軍高風舉案齊眉奚專美於孟光令德誼深友
瑟幸遂迎爾相之休禮重儷皮爰始生斯民之福敬

章別於二姓厲贄交將期偕老於百年鳳鳴相和門
闌增喜賴託李元禮之乘龍鄉邦咸稱允叶桓少君
之挽鹿欣荷曷已直信斯歟

上樑文

竹林齋上樑文 在竹林里

春履雨秋履霜自有怵惕悽愴之感上有墓下有閣
方致整肅純一之誠迄今告功覩古爲範伏惟我七
世祖考府君呂學舊閥眉山遺苗佐郎公募兵孤忠
事載邑史聽流翁根天卓孝名著士林春夏誦絃追
慕前聖之垂訓澗阿邁軸式遵碩人之考槃子孫盛

多之祥崔氏罕比祖宗積累之德范公有云玆合一門之詢謀爰有數楹之綿構松栢是斲是度已營作於昔年山水如拱如彎蓋有待於今日棟上宇下取厥象於驪圖規圓矩方幹斯役於鴻匠有奐完矣正合衛人善居之稱僾然愾然宜叶戴氏致慤之語豺獺報本葉黃落於欄頭燕雀賀新葩紅映於簷角于盛筐于湘釜蘋蘩馨香不飲酒不茹葷衣服明潔致其齊而乃見所齊也此不誠而惡乎用誠哉不騫不崩猗歟千禩宅兆之吉如飛如翬美矣一日棟宇之成暫停梓人之斤聊奏兒郎之什

兒郎偉抛樑東扶桑旭日上竿紅光陰分寸休空費
恐墜先人積累功
兒郎偉抛樑南戶外高山暎翠嵐千秋景仰無他適
願把明誠學晦庵
兒郎偉抛樑西松林一抹與雲齊范公曾有遲遲戒
當使兒曹勿負兮
兒郎偉抛樑北蓬萊何處五雲色一望山河今古殊
風泉餘恨無窮極
兒郎偉抛樑上綠竹千竿依疊嶂斐然盛德有賢君
民到于今終不忘

兒郎偉拋樑下土沃泉甘十里野黍稷年年薦苾芬
孝孫有慶歌豳雅
伏願上樑之後德蔭彌闊福祿益臻尊祖宗重恩倫
勿替家道敦詩書尚禮義有補世風

曾祖考　贈童蒙教官府君旌閭上樑文 在松山里

伏以昌寧鉅族文孝耳孫篤行敘倫欽仰先懿之卓
異修文講藝惟冀後謨之永傳達黈纊之睿聽輿論
咸曰孝子蒙綽楔之恩寵職銜特以教官衆力協同
聿覩致績不日先訓申重實係經始有年彤管彩毫
既有名碩之撰述烏頭赤脚方見鄉里之暎輝楹桷

栢榱勤雕斵而致美規矩繩墨遵法度而不偏碧瓦丹楹出雲霄而輪奐彩翬畫筆接泉石而煒煌茲因舊址之尚存乃卜今辰之最吉餘慶深遠門接椅橋青雲佳景清幽軒涵龍溪明月在耳在目恆切著存之不忘以禮以詩克致肄習之有所肯堂肯搆爰用梓材之佳斯聚斯歌那無頌禱之善曰替六偉之短唱拱舉百尺之修樑

伏顙上樑之後山嶽輪精子孫繼志忠孝咸備永不墜於遺風祥慶鼎臻尤有光於餘蔭

## 鳳栖齋上樑文 在飛鳳亭

山高飛鳳恆仰斧堂之儼臨地卜食龜爰有齊宿之新構積年經紀不日告成恭惟吾成長沙古家臥灘後裔出入孝弟不墜先世之貽謨冬夏詩書粗聞前聖之垂訓以曾祖妣之賢哲有諸子孫之蕃昌春雨秋霜之悲彝倚自感澗蘋沼蘩之潔時物式陳乃合議而一心方新翔其數架遠近協力自西自東自北自南長短適宜某年某月某日某建肯堂肯構咸備丹雘塗茨如見如聞不忘居處笑語鳥革翬飛之象奚專美於斯干上棟下宇之規盡有取於大壯故於外致於內也方是爲齊不可度矧可射乎庶幾其格

左右如在克殫蠲潔之誠歌聚於斯宜有頌禱之美
爰以子孫之肄業亦有宗族之敘倫玆因短詞助舉

修欐

兒郎偉抛樑東方壺山色古今同藹然一念何時驗
齊乃初生上碧空

兒郎偉抛樑南長涉一抹翠如藍千年淑氣斯閃萃
應毓吾門俊秀男

兒郎偉抛樑西蒸蒸大海接天齊派雖千萬其源一
天理昭然見不迷

兒郎偉抛樑北飛鳳元非棲枳棘高岡何日叶簫韶

奠此東方君子國

兒郎偉抛梁上松林鬱鬱春無恙富不能淫貧不移

試看此志益爲壯

兒郎偉抛梁下一派長川晨夕瀉問渠那得逝如斯

知是前頭有本者

伏願上梁之後萬善積累百祥連綿籩豆苾芬致孝

乎神而夙夜不懈門戶昌大受祿于天而悠久無疆

祭文

祭叔父進士府君文

嗚呼痛哉一盛一衰天之常數有生有死人之定理

天固無容私於其間人莫可徼幸於此外第以從子區區之私衷則有刻骨而終不能忘者嗚呼自昔髫齡叨蒙撫愛而其侍側也朝晡進饍未敢專任漢修府君亦知從子之懦弱耳提而面命溫諭而嚴訓者三十餘年于茲矣府君早有志於承述先業昌大門戶出入場屋眷眷孳孳而其在桑榆晚境身登上庠名籍寢廟殿副所願之萬一然膝下無育爲後人賴天所鑑晚得一孤春秋又到周甲追觀八世雖云大器了債但晬辰只隔五箇朔閱制又臨一月天若幸假數月可無餘憾於冥冥之中而豈圖大限之不少留

耶嗚呼痛矣向日患候雖曰沈篤老年氣力猶多康
健且念祖考之盛德與府君之純仁意謂必蒙遐福
天其保佑禆其感格克復斯疾矣孰謂不幸遽至於
此嗚呼其信然耶其夢耶何祖考之盛德不能降之
遐福而府君之純仁亦未得其壽耶信乎天不可諶
而神不可度也揣料其孝思則雖切於歸侍泉臺在
從子則陽界何日復聽謦欬嗚呼痛矣昔年在京時
恆苦腸痛之證從子謂此是老境例祟不足深憂也
胡乃以此損其遐齡乎抑以甲年之厄至於此乎自
今以往家事之疑晦向誰而稟質京府之舊誼有誰

而講貫節節痛恨仰訴無地彼蒼天者曷其有極竊念孝親睦族之誠接人應物之和軒昂氣像耿介志操求之今世果幾何人至若從子上有從兄而年滿六旬下有從弟而尚未壯大故無恙之時每戒從子曰他日家事惟在汝身勉之愼之從子時雖銘識不知其訓之深且切矣到今思之不勝感激而尤極悚惶侍立八送動靜威儀恍然如對𧾷入室堂聲音笑貌恒在耳目白不覺肝蝕而膓裂淚盡而血繼也蕪辭菲奠畧伸衷情嗚呼痛矣庶幾歆格

祭悔窩金公 商一 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也仁而得壽公之殁也寧而乘化
昔公之在世也與鄉修之先親氣求臭逐似蘭似蕙
每花朝月夕節辰乘興款扉相從至于老白首少不
懈弛壬戌季冬不幸先君見背惟公尚無恙進承尊
顏思親之心油然自生翌年孟秋公亦以耆耄考終
天年兩家氣數何此否塞日月不留祥期奄迫香酒
果脯來哭几筵惟公平生我實瞭然山川鍾傑發毓
榮華瑚璉豪士詩禮古家接人處世謹行飭躬懷襟
磊落齒德卻隆父友淪零壽公能壽又何厭世高拂
塵想軒屏依舊謦欬莫聽晚進無依棟撓樑傾恭惟

泉臺會我先人爲言遺孤長在漳濵意長辭短淚萬
辜一不忘者存鑑此衷曲嗚呼哀哉

祭李公倫仲文

嗚呼哀哉人生世間時運不齊命道多舛百擾勞其
形萬慮攻其心出沒苦海究未免窮且夭者何限惟
公既壽考康寧又考終牀第有肖子而繼述志事有
佳孫而充衍堂宇偉哉奇哉不知緣何而獨享此無
疆之福也蓋以一生累仁積善而自有冥冥厚報也
是則庶無遺憾於公而回念先人之結契鄙生之承
誨皆屬先天事安得不失聲長號以泄其悠悠之恨

哉只有自慰者賢胤繆許遊從誼傾肝膽情同骨肉他日兩家來裔亦可世講其好也伏惟赫靈弁爲垂鑑而顧此繡醪之奠焉

祭白皓京 樂鏞文

嗚呼哀哉人生一世其壽幾何如公謹飭之操凝重之器今世罕得其儔宜其極享遐壽而遽爾嬰疾溘然觀化天胡忍斯理亦難諶顧莫逆之久要永相失於暮遊翰墨相從於何時琴酒更論於何處嗚呼臭同芝蘭誼親苽葛棟梁于室冠冕于鄉同庚宿契一世知音公先反眞我獨在世字字雪涕菲誠侑觴

哭從弟晃修文

嗚呼哀哉從弟乎胡至於此命途舛薄耶家運偏否耶身嬰夭瘁未克終孝八耋慈闈有誰奉省子然諸孤何時長成想不瞑目於九原之下矣有淚無聲痛何言哉余以菲質衰齡氣力萎苶兼又多病不能自支而父行叔季既皆見背久曠受訓之地兄弟同氣惟我一身終無恭友之處故桑榆晚境將依賴於君出入相持如左右手情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則必期乎相咨而取之相謀而決焉一朝棄我奄然長逝至情痛怛如瞽失相哭之奈何痛之奈何想君平生

德性之用宜其壽福豈謂以年少無疾一跌而不復起也天耶命耶俱是難諶顧余不材無用尚在陽界冥頑不滅以君之宏偉有用非但關於吾家脊梁其有補於世也亦不淺少何修短參差之至於如是耶茲修一幅寓哀之辭庶慰九泉終天之恨辭有盡而意無窮兮君其知耶否耶

## 墓碣銘

### 成均生員休翁李公墓碣銘 并序

茂長治北上里面遠山南麓負 之原有封若斧者休翁李公之墓也公後孫俊緖從余遊多年一日以

其大人偶仲氏命屬余撰公隧文余義難牢辭謹按狀敘之公諱元亨休翁其號也咸平氏系出高麗神虎大將軍咸豐君諱彥遠我 朝有諱玄爾文科直長生諱自寶宣務郎 贈參議生諱克諧封咸城君生諱從全承仕郎順天教授寔公之考也公生于羅州增文里 中宗朝成均生員己卯與同館諸生力救靜菴先生鈇鉞至而不顧也竟知時不可為遯于縣之長沙山下無復有求於當世與弟直長公元慎逍遙林泉講討經禮尤用力於大學以知行輪翼為法門遠近後進負笈盈門先授小學指示趨向之方

多有成就焉夫人南陽洪氏墓同塋生三男一女長郁生員受學于牛溪成先生門壬癸殉于晉州 贈戶曹佐郎次鄰武判官與兄同殉季郢隱德不仕女適利川徐弘遴孫奉孫敏行 贈吏議敏復長房出敏得僉使次房出敏德季房出曾玄以下不盡錄嗚呼君子之學莫貴乎知之正踐之實也夫然後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以馴致矣竊想己卯之禍刀鉅山壓鼎鑊海沸而公之封章叫閽覰若坦途焉蟻附衮貞競拾青紫而公之視彼輩爲狗彘不食其餘焉竄鄉寒餓人不堪其憂而公之飲水

縕袍加美於列鼎佩玉焉公於不淫不移不屈可謂
庶幾乎無愧而究其本原則蓋自大學明善誠身上
做出來信乎學問之力不可誣也夫系之以銘曰
猗歟休翁專精大學先之維何正其知識是非之際
如辨白黑好色惡臭誠心扶斥松栢其摧鏟跡林樊
伯仲同德誦討格言後生請業明倫敬身循循誘掖
多就善人時乎未伸功及後世不食之報遠裔趾美
豈惟裕後鄉邦儀表勒于貞珉我辭無愧

松竹軒成公墓碣銘 并序

松竹軒成公衣履之藏在今高敞郡海里面山城山

西麓枕壬之原公之曾孫夏隱齋其行狀示余因屬以牲石之文余不能牢辭謹按而敍之曰公諱顯鎭字聖汝號松竹軒昌寧氏以高麗中尹諱仁輔爲鼻祖累傳至諱薄號眉山刑部揔郎王氏革命罔僕自靖享景賢杜門兩祠一傳諱孝淵直長 贈左贊成再傳諱玩縣監 成宗朝原從勳 贈吏判於公爲十一世也四傳至諱汝源佐郎師事牛溪先生以誠篤承其奬詡及光海政亂南下靈光旣而因親墓所在移居于茂長甲子适變倡率同志募兵聚穀及賊平以穀納官而還事載靈光誌諱德龜學業深就有

著述藏于家諱道休諱胤瑛其高曾若祖也考諱孝
祚隱居育德妣淸道金氏商佑女英憲公之後有
閫範　純祖己卯擧公于靑海坊松山里第氣貌淸
瑩才性聰敏自幼不好嬉戲及就學不煩塾師督勵
而誦讀勤孜其識解造詣非儕輩所及也事父母竭
盡誠力接賓友和敬備至見少輩每從容語之曰人
不讀書無以爲人而所貴乎讀書者以其見得道理
而實驗於日用也小學一書是入學門戶作聖坏樸
可不熟讀而實踐乎平生不汲汲於富貴若將與世
相忘者而愛君憂國之素衷有時而溢於言辭之表

非潔身亂倫長往不返者比前後塞哀戚甚三年如
祖括日省墓不以風雨有闕忌日涕淚滿面達宵不
寐其誠孝之至老不衰槩可見也辛未十月一日皐
復于寢享年五十三配蔚山金氏仲玉女河西先生
諱麟厚後卒後公十年㝛同窆四男永曾永得永璇
議官永楫孫珍修以三房男系長房孟修二房出澤
修珍修茂松庚陽鉉光山金　商山金　高興
柳　妻三房出大修運修靈光丁　安東金
晋州鄭浩默妻李房出夏璁其運修男系大修后
餘不盡錄嗚呼公以資質之美誠於孝而勤於學交

久要以徵導後進以正此豈叔世之所易覯哉天若
假之以遐齡其爲模範不止於宗族鄉黨也惜乎耆
而未試而年又不滿中壽操筆述次尤增慨嘆也遂
系之銘曰
維公天稟敏而且慤幼不浪戲勤於肄習飭躬勸人
一部小學踐履日用驗其有得雖居草莽心切芹曝
未展所蘊福不稱德餘慶未艾椒聊益蕃陰報在茲
厥理孔灼爰斲貞珉城山聳碧辭無溢美庶詔來億

仲父松坡府君墓碣銘 并序

我仲父松坡公諱永俊初諱永邦字致英昌寧人歲

氏以高麗中尹諱仁輔爲鼻祖生諱松國千里葬親有雪虎之感官侍中享勿溪院至壽士達集賢殿大提學昌山府院君謚文孝是生諱溥刑曹揔郎王氏屋社守自靖之義 太祖徵以大司諫不起享杜門祠再傳諱玩歷寧牙山報恩大有治聲 成宗朝原從勳 贈吏參三傳諱大承校理是生諱汝源官至吏曹佐郎受業于牛溪先生以持心忠孝操行篤實見稱光海政亂遯于湖南之武靈移親墓於茂長仍居焉世稱卧灘先生於公爲八世祖也諱震哲通德郎號聽流齋孝友文行爲一時楷範諱處爀諱德鳳

有學行隱德不仕　贈吏叅議諱道建以伯兄同中樞
諱道彥子胤轍爲嗣寔公之高曾以上也祖諱武祿
以孝　贈童蒙教官有綽楔之命考諱澤鎭通德郎
齊家有規愛人以德鄉黨稱服妣恭人南陽洪氏父
諱銓九清風金氏父諱鍾七公於五昆季序二而洪
氏出也　憲廟戊戌八月七日生于青海坊松山里
第公天資誠懿穎悟自髫齡不妄嬉戲稍長就傅識
解超倫制行循矩識者期以遠大之器性至孝痛恨
早喪所恃盡心奉事金氏金氏亦推誠慈愛人不見
其爲異顏母子也侍於二親終日愉色婉容雖細微

事必先意承順甘輭之供極力充備有瘠凡調藥進
食之節必躬執而不以人代之及其丁外憂過哀繭
梅虞祔練祥一遵禮制每遇夫日齊戒以致如在之
誠號哭如祖括日傍觀者為之泣下處兄弟盡友于
之道常以式好無猶四字互相勸戒焉先墓兆內有
一强悍人犯葬通德公屢訟不得決語諸子曰吾至
冤未伸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乎公奮然自邑而
營而京終至掘去乃已其奉先悦親之誠正己服人
之明可以類推也素勤學榮家距山齋滿十弓地朝
往暮還不以雨晴有間也嘗讀書于禪雲之兜率菴

或至數夜不交睫卷僧慮其致疾爲之勸就寢公曰我自樂此不知爲勞云其誠篤如此早業功令屢赴棘圍一日幡然曰此徒尚文辭苟取祿利之爲耳乃究天人性命之原五書五經及程朱文字口不絕誦反覆紬繹遠近縫掖相從講劈可見其當時推重也高宗朝通政大夫除中樞院議官考終于壬寅六月六日葬于下松山曾祖妣階下負辛原士友之挽誄多至數十而吴上舍道源詩有榮辱不來安地分琴書自若樂天眞之句配晉州姜氏致會女水使膺煥曾孫錦城羅元大外孫有婦德生先公七年卒後公

六年三月一日墓在松山後壬坐原生二女立弟永琦第二子宅修爲后宅修娶淸道金氏英憲公之岱後滸一女後娶晉州鄭氏父 忠莊公璜后女長適光山金秀漢東萊鄭聖模孫詩山許甲鳳妻金氏婦出夏忠夏植夏鵬夏鮮錦城吳晉根鳳山李中奎光山金貞喜妻鄭氏婦出金增男鼎鎬鄭婿男鎭郁鎭邦餘不盡錄嗚呼以公醇美之質學問也深邃德行也充積苟使進而處乎巖廊致君澤民其分內事也惜乎施於家而未施於世在公固無加損矣惆悵變道之仁人君子安得不爲之惻然歔欷也鄉修於

公倫猶父子誼同師承而顧此無似辜負平昔諄諄之教愧天作人尙誰怨尤公歿後三十有餘年宅修懼其行迹之久而泯也請爲牲石之文鄕修謂宜得如椽大筆炳烜千載之下矣今非其人不敢代大匠斲且恐徒貽阿私之譏也反而惟之揔知我仲父入莫我若知而不傳不仁之罪爲大遂抆涕而謹爲之

銘曰

純孝篤友根乎天性奉先殫誠訓家循正敦族婣戚

老老長長周窮恤患隣保豐服講禮論文州鄕矜式

明見實踐允矣好學宜乎進用普施斯民世鮮知德

綏老林泉後昆繼述胡不覆諸積厚發修陰報在玆
庸詔來億焉容添髭

錦湖李公墓碣銘 幷序

故錦湖李公之藏在興德邑大船峙後麓卯坐原公歿後十有三年公之孫鍾烈託其言行屬爲之銘余素不文第惟公鄕之宿德而家之世好也義不敢辭遂取狀文撥其大者而敘之曰公諱歡魯字禮仲號錦湖其先全義人系出高麗太師諱棹累傳至諱仟號東巖叟侍中門下平章事入 本朝有諱士寬漢城府尹 贈領議政封全城府院君由是而珪組蟬

嬀史不絶書諱衡興諱聃會諱玄斗寔公之高曾若
祖也考諱根泰育德林樊姚順天朴海綱女姚高靈
申玄模女前後凡弟六人二其朴氏出而公爲長也
以 憲宗壬寅正月二十九日生于茂松之槐峙里
第甫六歲失恃依保於申氏及長事之如事所生以
至窆祭奠不致其哀敬丁外憂日絶酒肉一遵朱子
家禮服闋後謁墓省墳雖祈寒暑雨未嘗有一日之
廢每於祭祀非有疾病必整肅衣冠躬檢籩豆不以
衰老而少懈教子姪以義方勸昆季以和翕敦族則
自近及遠交友則久不失敬後生各因高下而導之

家衆弁行恩威而御之宜乎一方人士之稱以好古君子者也卒于壬戌正月二十七日享年八十一配羅州林氏父賢相後配義城金氏在鳳女三男震膺世林氏出坎炯世出后從叔璡魯良南世金氏出孫男長郎鍾烈鍾實鍾現鍾元長房出鍾吉季房出曾玄不盡錄竊念以公孝行之篤禮學之正家焉擩染鄕焉矜式在當日而有補世敎曷嘗淺鮮哉今者翔走縱橫如使九原可從庶幾挽回淳朴之風於吾一鄕之中而此固不可得也第觀公之家後承蕃衍而鍾烈從事儒術其進何可量也語曰行高位卑而施

不薄尚其後人克享遺澤是公之謂歟銘曰
吁嗟乎公之醇質兮儘是敦厚君子人孝且友育此
內美兮親戚稱之而無間言惟日孜孜學禮兮施諸
家而自吾身交友久而愈敬兮導後生其諄諄來裔
趾其前美兮天之厚報亶其然乎德之山有石刻兮
辭無愧而示千春

三從叔參奉公墓碣銘 并序

此故參奉松下公衣履之藏也公以 哲宗己未十
月十九日生于縣北松山里第生纔十朔喪所恃三
歲丁外艱幸賴本生祖妣清道金氏有淑德善其保

養及長就學聰慧篤實儕流推重素有至性痛恨幼未執喪每値忌辰痛悼如袒括日齊宿蠲潔致其如在之誠見人具慶者不勝豔羨因泫然流涕諄諄然勸誘以孝順之道鄉里咸服嘗戒子孫曰吾與汝皆守而勿替者只是忠孝耕讀而已求諸往古聖賢伊尹身處畎畝而樂堯舜然武侯布衣躬耕而不求聞達下此而龐公獨遯以安蓋在於耕讀是皆碩學而未施也吾悅之哉其和順之德清高之致觀此一言槩可見也　高宗壬寅除寧陵參奉卒于丁卯六月十七日享年六十九葬于道禮洞艮原公之孫夏

龍以余於公親袒免而見問孰也屬以墓文余雖不
敢當而亦不固辭謹敘之曰公諱永壽字置一松下
其號也我姓貫昌寧麗朝侍中諱松國負親屍行千
里孝感雪虎其遠祖也後有集賢殿大提學昌山府
院君文孝公士達大著於世也諱溥官至刑部摠郎
我 太祖受命杜門自靖享景賢祠諱孝淵直長
贈左贊成諱玩文科戶曹佐郎歷寧牙山報恩 成
廟原從勳 贈吏參其下三世也由是而三傳有諱
大承丞文館校理是生諱汝源吏曹佐郎從牛溪先
生學先生稱以忠孝純篤值光海昏亂炳幾遠擧南

遜武靈郡後葬親于茂長縣回龍山仍居焉歷諱震哲通德郎諱虎[illegible]諱德鳳　贈吏叅至諱道彥同中樞諱胤業通德郎寔公高曾也王考諱興祿祖妣錦城羅氏無育取季弟義祚子教鎮爲嗣有學行號謙齋於公爲考也妣南陽洪氏益範女婦德俱備配平海黃氏元燮其父箕城君甲古后有閫範卒于壬申三月一日墓在今高敞郡茂長面七巨里北麓巽坐原舉四男寅修承襲庭訓有文行來修陽修甲修長房男卽夏龍三房男夏鍾出爲來修后夏昱季房男夏徹夏德夏天夏澤夏雲曾孫正基鐸基梓基長孫

出餘蓄不錄噫天時之陰極陽生人事之否往泰來一也且天地生物之心幾息而復見者在人則爲善端之微而著也方公之幼喪二親而僅保於祖妣也陳本堂所謂先世經脉凛乎莫續者殆將近之而箇中一線本心之善惟有天翁知陰佑於冥冥之中使門戶昌大篤德行擴充焉族戚稱之而無異辭後昆繼之而無違志有是哉天道之福善良可驗夫銘曰

早喪怙恃畢生痛髓毎遇夫日哀敬俱至及長就傅勤學惜陰惟誠敎子名著士林曉聰經籍春田犁鋤無求乎外意自晏如甘和白采美哉其質君子人兮

刊華務實來裔繩武芝根醴源膚銘牲石千禩不諼

## 墓表

### 八世祖妣恭人崔氏墓表

長沙北海里坊下松山北麓有四尺之封負壬向丙者恭人崔氏藏也惟我八世祖考通德郎諱震哲號聽流齋公墓在于上下面道禮洞艮原而公有二配前配慶州金氏南俊女無育而卒墓在下松山彬山嶝酉坐崔氏其繼配也崔氏系出朗州敏休公知夢后佩女恭人在家咸稱孝友及笄歸于我通德公我成是昌寧華閥而文孝公士達后弘文校理諱大承

吏曹佐郎諱汝源其祖若考也恭人恭執婦道事舅
姑以孝待君子如賓家人稱其賢淑公專務儒業不
事生産家道淸儉恭人常着短布裳紡織治圃提甕
出汲其於賓客之奉饔飱之饋不以貧窶有少闕焉
隣里以古之桓少君稱之卒于某年二月二十七日
育三男二女男長處仁次處爀次處七昌寧曺命顯
濟州高處恒二女壻也長房孫德謙次房孫德龜德
鳳季房孫德鼎德昇曽婿男厚德厚纘曽玄以下蕃
不盡錄嗚呼恭人貞靜端一之德必有可傳者多而
世遠澤斬不能追述其萬一可勝歎哉嗚呼向使過

德公不遇恭人則家業或幾乎零替而今日後昆之
蕃衍無慮數百人莫非恭人之賜也今於斲石樹隧
畧述懿行如右云爾

行狀

先府君家狀

府君諱永鑑字致奎號松湖姓成氏貫昌寧高麗中
尹諱仁輔爲鼻祖世襲簪纓爲東方大族後有諱士
達文科壯元集賢殿大提學昌山府院君號易庵謚
文孝是生諱溥文科奉常大夫刑部摠郎麗末守罔
僕義我　太祖以大司諫屢徵不起隱楊州外西山

中宗朝追 贈禮曹判書是生諱孝淵直長是生玩
文科戶曹佐郎歷宰牙山報恩 成宗絫原從勳
贈吏曹參判於府君爲十二世四傳至諱汝源文科
吏曹佐郎牛溪先生門人學行名世甲子适亂募兵
剏義事載湖南節義錄緬奉其考校理公諱大承于
茂長縣莊子面回龍里因以居之於府君爲八世是
生諱震哲通德郎號聽流齋文學爲士林推重五世
祖諱德鳳 贈吏曹參判高祖諱道建 贈戶曹參
議曾祖諱鳳巖 贈禮曹參判祖諱武祚以孝贈
朝奉大夫童蒙教官 命旌閭考諱澤鎭通德郎篤

厚克家妣南陽洪氏諱銓九女淸風金氏壽鍾七女
府君五昆季長諱永錫次諱永俊通政大夫中樞院
議官洪氏出次諱永憲成均進士陞六品 禧陵祭
奉行水輪院技師次卽府君次諱永琦金氏出 哲
廟乙卯二月一日府君生於靑海坊松山里第生而
岐嶷幼有大志不與凡竪同其嬉戲父老嘗稱之孝
奉二親及丁外艱哀禮俱至養偏慈慰藉供饋無所
不用其極及于兄弟共被同案盡其湛樂餘力勵經
得其大體勤儉節約稍存贏餘以爲吉凶之需致力
先壠自牲石之衛至齋宿之室莫不周備 上皇王

寅從仕郎除漢城府主事尋敘惠民院恭書官報至
府君有不豫色緋玉不加身時仲氏參奉公留京師
因人之勸薦有是命而世道險巇知其不可有爲而
竟不就也癸丑歲歉荒飢餓溢目府君憂之輒傾囷
積出穀三百餘石賑給一方人民人民懷其惠欲立
碑頌德府君知其狀招主幹人止之曰吾以些少財
穀救窮蔀之急而今若立碑贊揚則實非我志也一
切禁止晚後數坊諸士以公議求得松沙奇公宇萬
之文鳩財立碑仍建一閣俾圖壽傳其文曰古有范
莊僅及吳族百世令名誦言如昨懇懇成公惠均坊

曲周窮恤匱頌騰活佛有聞其風回淳敦薄俾也可
諼禱鑄于石府君教兒孫以義方建齋儲書厚禮立
師使之受學鄕黨子弟來者不拒而其不得自齎者
爲之資給有文行之士招延之使與兒輩講劘族戚
知舊之貧不得嫁娶者必極力優助使不失時葬其
不得葬者數十墓治家有規當用而用雖夥無所愛
惜至若不急之察則一毫未嘗虛擲五昆季子姪三
十餘口而其衣食嫁娶憂患喪葬姻戚慶吊凡百事
務膠擾難堪而不以爲勞左右經紀處之各得其宜
處宗族雖遠而不疎之雖窮而不低視待賓客不以

敍縕而忽之不以貴重而過禮一言一行必於信義
不事表襮蓋天性然也府君常有宿患壬戌尤添革
以十二月十三日巳時考終于寢享年六十八卜長
城森溪面水玉里元荷方洞後麓枕甲原而葬之遠
近聞訃者莫不驚怛知舊操文致祭者數十人著詞
述哀者數百人厥後每年忌祭送賻助祭需者多至
數廿餘人府君在世時洞中人士為府君設契每年
生辰盛具酒肴而來竟日同樂府君平日德義之入
人深於此可驗也府君娶蔚山金氏重煥女河西文
正公后閨範備至舉一男三女不肖卿修女清道金

承容東業鄭寅斗黃州邊光燮不肖生六男五女曰夏鼎夏沃夏鳳夏敬夏豐夏敏金承容二男堯善堯鳳鄭寅斗三男克模成模均模邊光燮一男在哲嗚呼府君氣象嚴毅規模弘遠接人也觀其眸而知其善惡臨事也見其幾而測其成敗常有濟人愛物之意一時之富貴芬華無足以動其心而有其德而無其遇隱淪海陬無所展拓而稱諸後世是不能無憾於天地之大也玆敢歷敘先系嗣續而舉平日趨庭見聞若干言以供立言君子採擇之資云爾

## 愼齋千公行狀

公諱仕議字敬五號愼齋頴陽人也于氏出魯國頴
陽縣始祖諱巖生千古峯巖上因爲姓名仕皇明官
版圖丞相繼有侍郎諱得全潯陽伯諱好友內賞院
直閣諱一河按廉使諱載聖爲喬木世臣諱萬里太
淸殿守衛使兼總督五軍師萬曆壬辰以調兵運糧
使兼總督將從提督李如松來救東國師旅凱旋之
日因東人毋以公歸之意仍留東土遂爲東人朝廷
不忘壬辰之勞封花山君給復三十結令子孫世祿
配享大報壇生諱祥漢城府左尹於公爲十一世祖
也高祖諱慶尚宣傳官曾祖諱仁泰祖諱性奎考諱

錫勉妣全州李氏仁擇女兄弟三人公序居季　哲
廟丁巳九月二十二日公生于竹林里年甫四歲遭
外艱兩兄又早歿偏母在堂二嫂守幃孤姊嫠姪殘
弱無依家無遺產柴糧屢匱公未滿十歲而自甘於
擔負之役過重之勞非一非再未嘗形於色惟以悅
親保家爲己任隣比無不稱歎及十三歲忽憤然曰
人而不學則與禽獸無異吾家貧雖不得專力爲學
何敢自安於蠢蠢茲昧耶遂以暇日來往鄰塾借人
書冊及紙筆墨而學習之滿座諸徒無不嗤笑而公
則少不恥焉塾師奇愛之不過二年識解日進前此

就業者猶不能及雖誠力所致亦可見才器之超凡
也及長勤儉節約孝養偏慈甘旨靡闕撫育諸姪無
異己子構齋務師以教門子姪至於鄉鄰往往有就
讀之人常以孝悌親睦之道諄諄然勸諭聞者黯服
祭器之設備書籍之儲藏屈指一坊天性寬厚謹慎
自卑平生無疾言遽色雖當危急從容處之而秉心
堅確不喜浮華若非義則富貴不屑威武不屈有一
富豪輕財好施勢振一省食客數百聞公之名而請
相見公輒謝絕謂其友曰今時事日非當遯跡之不
暇而況趨附權門以圖榮達乎與其不義而富貴寧

安分而貪賤不數年其家果敗人服其先見之明臨
事深謀遠慮少無違錯與不佞之先府君相好甚篤
事無巨細必相咨議先君嘗曰剛毅果決我稍爲優
周密精詳我有遜焉可見其相許之深也公勤儉治
家而不事增殖或問曰以君之才致富非難而至不
留念何也答曰養親教子於我足矣若關心乎富則
祭不可豐書不能藏窮族不得相救賓客不得相接
如此而富何所貴也一棟屋數頃田傳之子孫可避
風雨可資衣食猶有愈於余之早孤而貪也且富而
無驕亦非凡人之所易余不欲以驕奢之資傳之而

不進於勤儉之德也以戊午八月十四日屬纊享年六十二配達城裵氏相洽友事姑以孝奉娰以禮勤業治產家規甚整生四男冀鍾冀鎬冀寅冀鎰二女適延安李炳洙利川徐奇山嗚呼公幼而孤貧無資能自樹立勤於成家慤於奉先以才質之美有超然之志潛光韜晦未嘗出而爲世之用豈不惜哉公之子冀鍾冀鎬俱從余遊一日冀鍾謂余曰詳吾先人事行莫先生若賴以一言而徵諸後余不得以不文辭畧述平日所見聞以俟立言君子之裁擇焉

學生金公行狀

金君任奎從余而相有刮劘久矣一日懷其先大人
行錄囑以狀德余義不能辭而遂叙之曰公諱德燮
字文哉號南軒淸道氏系出高麗平章事諱之岱自
是而後有諱漢貴監察御史諡元貞諱漸我　世宗
朝判書諱麟儀主簿師事佔畢齋金先生見昏朝政
亂遯于湖南之茂松仍爲世居地是生諱宥亨以學
行　贈吏曹參判生諱洪參奉再傳而諱夢龜　贈
掌樂院正至諱世興同知中樞府事於公爲九世祖
也諱元達　贈軍器寺正諱正裕　贈工曹參議諱
觀一　贈戶參其高曾祖也考諱秀鉉　贈通政妣

晉陽朴氏　贈淑夫人以　高宗己卯二月二十三日卒公天資醇厚凝重髫齡就學能循課程不煩師長之督勵經史諸書曉解淹博其事親也菽水溫凊始終靡懈而惟恐有咈乎志居喪奉祭哀敬無虧而務要一遵乎禮其處昆季也盡友于之道食同案寢共被久而不衰臨財以兄弟難得田地易求之語互相箴規者乃教子則自能食能言常示以嚴正無或有溺愛之蔽及長擇師專業有文藝名至於奉先每恨前日之有志未遑値晬朝力止家人祝賀之具曰今安忍置酒張樂冒犯曩哲所戒乎乃移其費以備

諸位石儀與祭田月再拜墓躬檢松楸非萬不得已一枝無使輕伐俾近樵採者觀感而相戒焉卒于同甲五月二十七日葬于造矢山西麓枕甲原配洳州吳氏時煥女生後公一年先一日有閫範生二男長即在奎次在健二婿茂松庾秉業完山李河奎孫鐵洙榮鎭潤鎭長房出用鎭次房出餘幼不錄噫今冠屨倒置六經掃地而世道至於不可為矣然如公之賢苟得天假以永年庶使州鄉之人久久有所矜式也奈之何一壽纔展遽爾觀化其美光懿澤不能遠遠而僅止於家庭之擩染在公德行固無加損而寧

不爲吾黨所惜哉余病且不文而今於撰述并書所

感以爲秉筆君子採擇之備焉

## 跋

夫儒術之弊久矣學驟於性理微奧文騁乎辭章浮藻而皆空言懸想無裨乎載道之實學日蕪而世益下尚口之流詆罵儒者之無用噫豈儒術之亶然哉每思之涕雨而莫之捄也晩翠成公松涉之莊士也韜晦田園探賾經史生平不以文學自居克盡彝倫之邇爲政于家推之鄉邦至于愛人惠物嗜義樂善皆有令譽也晩而築室松山之後岡藏修考槃優遊文酒琴簫嘯咏或淸宵皓月徘徊太息人莫能窺其意也有時發於詩文冲澹質直其命辭工拙觀者自

知之胤子夏鼎君捜摭段爛爲若干弓亟欲剞劂氏之附而壽之無窮徵余一言其繼述析荷之棠可以矜式叔李矣噫有是父宜有是子有是子宜益顯是父也余早贄公門公每知奬而弟育之今不敢忘而俯仰悵感遂書此以塞孝子之懇云玄黓敦牂觀之上澣高興柳永善謹題